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馮省槐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七

宋 彭百川 撰

哲宗擒果莊

元祐二年八月以得獲西蕃果莊青伊結羣臣表賀果莊棟戩之别將也桀黠有智謀所部兵鋭數為邊患熙寜中誘脇景思立神宗屢詔欲生致之為熙河患二十餘年至是朝廷罷兵減隴右戍遂與夏解仇為援夏聚

兵天都召十二監軍大舉果莊遂逐巴珍覺注常家十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𨽻馬㕓兵或謂羗輕無備宜命帥臣便宜從事則可繫而擄也于是遣監丞游師雄為熙州諭旨劉舜卿即召將議方畧姚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姚兕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户擣講珠城背取六通宗族遣人出間道焚河橋絶西援种誼洮東以岷番包順為前鋒由竒龍谷會通遠番兵夜濟邦金州黎明至洮州城版築未收一鼓破

之獲首領九人俘馘數千遂生擒果莊奏聞僉議翼朝
稱賀知制誥蘓轍奏曰臣聞熈河經畧奏擒果莊宰相
欲明日稱賀臣愚以為偏師獨克固可慶然明日臣謂
太速如聞本路出兵往一將方指青唐此乃阿里庫巢
穴若待三五日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俘獲小醜功
成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緝邊防整飭驕
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邊臣聞之自謂不世奇功或
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静

示以莫測昔謝玄破苻堅書至與客圍碁曰兒輩亦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國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詳酌指揮不聽寀臣遂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詔荅之又奏告于永裕陵又宣諭寀執以邊事勞賜知樞密范純仁犀帶及黄金三百兩辭不受奏曰今西夏猖獗尚聞黠兵動衆行師主憂臣辱臣當待罪自劾豈宜復受異恩伏望聖慈察誠追賜若將來西事平寜臣受賜未晚于是藴輸獻議請詔邊臣與果莊約能誅阿里

庫則許以生還奏曰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成若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西方用兵累年先帝意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地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謂朝廷專欲得地非欲滅我族類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則勝負未可知也今新獲果莊威震遐方邊臣爭欲立功以為洮

西之地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置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羌豪而已則令復何所事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不悔而來者又不為戒今又欲取講珠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深而兵莫解其禍豈可量哉願陛下深詔邊使

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地無焚廬舍無役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雖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戒使歸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諭者又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當誅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子孫部族猶足陸梁于邊全其首以繫其心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今之良策切料果莊山豪老病垂死必不甘困辱為久生計自知不得生歸徒使臣子首鼠顧忌不敢

復仇必將求死以發衆怒即使不然老病怨怒自非久生之道果莊死則其子復仇必欲阿里庫合而比交夏人此秦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温希新界于阿里庫夏人之間地狹勢危并亦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盜合三面以窺熈河其患未可一二數也如臣計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部族討阿里庫而納趙純忠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信果莊從則少富貴之使信臣喻至意焉果莊有生還之望不求死計其衆必從以彼之

衆與温希新合討阿里庫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還果莊可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羗本夏人世仇而果莊本與阿里庫不叶若許生還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庫亦足使二盜相疑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得不誅放還豫章卒得竒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觧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此受外事也或謂果莊之獲無用近界羗豪力戰而得仇怨已深若放還此等必無全理臣謂不然若果莊

死中國其衆仇必深若生還仇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仇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朝廷亦議留果莊于邊以招其子結鄂特促獨純仁請誅之奏朝廷獲罪人畏其子弟防其仇嫌而不誅則典刑廢矣今存以招其子子必曰吾父之存由我輩我若皆往則父子俱死若復統部族効力伸報則告陵之典乃虛行果莊年七十餘因處異鄉死在旦夕既死其子必歸怨朝廷雖諭以善終必不

信無觧紛問罪人之子深損威重若任疑怪則怨叛有名且果莊自先朝來殺中國蕃漢兵民以千萬數日望藁街之戮以决存亡若存養過于有功之人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又果莊之獲本由熈河蕃將怨其害已故使游師雄憤怨請行令冒死而獲不得甘心亦恐墮其闘志况阿里庫來求果莊以俟得請然後納貢若存之近邊不惟阿里庫未肯納貢兼其嗣已曰果莊在漢在羌一般令留邊厚加奉養恤其羸瘠則正行阿里庫

之言彼將責恩于果莊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誅果莊則上伸先帝之怒下正朝廷之法重遐方之畏雪南川之讐增戰士之勇且阿里庫知朝廷果于誅惡不敢侮慢邀求早肯納貢此一舉數利也有詔果莊易檻車護送大理寺劾治以聞已而到京敕不誅果莊之就擒也阿里庫狼狽大恐上章請命平章軍國事文彥博欲以果莊見其來使純仁奏曰昨文彥博與樞密堅欲令阿里庫來使與果莊見欲結鄂特促得知父在審實可以繫

心臣謂不然果莊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擒之前敢與中國相抗擒後邉更狠狽欵則要藉果莊灼見然其謝罪之始既以推過本人雖與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陳請今若與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有意謂歸國却須生心或請放果莊歸國如夏國乞還城寨之內至時必須堅拒嫌怨復生若更于不與間病死則必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尤可為阿里庫舉兵之名則是今日使見未利適足為他日憂也大國舉動使遠人難

測存足以示恩亾不能生怨令欲恱其子悉使見我之
情恐生輕慢之心有虧大體若以大臣之言須至依從
乞候將來常貢之使因事漸通消息亦足示陛下容貸
之恩果莊擒久彼國絶望故于納欵畨字之内一切歸
罪果莊若卻使之相見恐復生覬覦之心結䝉特促等既
知朝廷顯示其父必以得見為期後若不遂其心而死
卻恐嫌隙再生更乞聖意詳察朝廷又欲官果莊純仁
固爭曰果莊作過陷殁將帥甚多近日南川之園殺害

邊人亦衆百里地為之一空邊人重仇發憤速報偶得被擒獲告裕陵阿里庫失其強既釋先朝之怨又快天下之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使族類懐感已是國家權宜令更命之以官事恐過當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令殺疋夫者必就大刑殺衆人者乃獲爵位不惟刑賞倒置無恐被害之家寃憤難訴天道人心兩皆有違又奏曰切果莊曽授團練使及賜金帶尚不顧恩義令一校尉何足以收其心若朝廷要與一官須俟他日

不必太速果莊俘獻之日親授聖旨令招換其子歸漢或納質之時與貸生命果莊不肯寫蕃字招換口稱我惟一死如此悖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令與官恐傷信令不聽卒授以陪戎校尉月支食粮錢三十緡春冬衣絹十足冬綿三十兩馬一疋給芻菽令開封推判官一員提舉其後遂遣秦州居住初夏人入寇行半道聞果莊被擒遽還剽掠鎮戎無所得數日即遁去蘸䶶意其必請和脩貢上疏請難之畧曰臣見熈河路奏生

擒果莊中外同慶臣愚無知切謂安危之機在于今日若應有道處有術安邊息民必自是始故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昔先帝用兵累年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亾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彼中匹帛至五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謀之不深中國厭兵納使每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其民匹五六千一使所

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民飽而思奮又使窺我厭兵欲和以為和戰權皆在我以故輕邉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因彼請受不納其使且詔邉臣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至今日之速也彼即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觧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庫棟戩之賊臣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棟戩死匿喪不發逾年乃詐稱嗣子書果莊温希新等名以請于朝當時若

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阿里庫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受節鉞阿里庫真汝主矣汝能如臣棟戩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既立之後又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必無患當時執政不慮及此省事為安因請便授節鉞阿里庫自知不當立而憂果莊之討故欲借力西夏以自重始有解仇結好之謀果莊亦不

乎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也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譎詐天賦兇狂輕用其衆故為邊患歷年後定令梁氏專國素與人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呻吟之餘又與中國敵乎料其奸謀蓋非元昊譎詐比矣意謂二聖仁恕著于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止此耳今朝廷降詔諸路

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今之急務而詔中亦許夏人自新臣謂聞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意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自今聞果莊之誅或漸為欵塞之謀必將為恭很相半之辭而繼以無厭之求若朝廷復納其使是戰和權皆在敵有求必獲不獲必叛故臣願明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密議諸將若夏人欵塞則受詞却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感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心改向化

當與邊臣商議茍詞意未甚屈服約束尤甚堅明則且
却之以示吾亦不汲汲求和也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
其使必不至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吾雖
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不反覆乎令歲涇原之人豈
待之不至耶是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敵無大獲不過
數年必自折困令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
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不知也令朝廷息民屈已而臣進
言欲難其請不急于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聖賢欲行

其意必曲成之未嘗徑情直行也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臣計于邊民必久安而固聖意初無少異然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臣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生事亦不可畏事其弊相均譬如無病服藥與有病不服藥皆可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藥也乃者阿里庫之請人知不當與朝廷與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幾于有病而不藥乎今欲遂納夏使則是病

未除而樂先止其與能幾何臣于侍從之中受恩至深故敢先事而言未幾夏人遣使求和

哲宗朝議棄西夏地界

朝廷議割城寨賜夏人易陷蕃生口命鄜延經畧趙卨領分畫之議于是歸永樂陷沒一百四十九人卨乞依夏請用綏州例二十里為界十里量築堡鋪十里外並為荒閒近黃河者仍河為界朝廷悉從之蘭州勝如質孤兩堡舊自元豐五年廢罷熙河蘭岷路經畧范育既

脩又欲于蘭州北過河二十里為界夏人猜阻議不決
捨去范純仁帥太原馳奏曰陛下臨御懷柔西方恩德
備至册封賜地皆出宸斷遂使累年戎馬不能犯塞蕃
漢生靈全活無數近聞熈河邊臣分畫北界吝惜久廢
塞地為要害未欲給賜致其偃蹇不從切恐蕃疑敗謀
至久事變萬一復至猖狂容則虧損國威討則前車不
遠兵連不解勞費無期伏望陛下檢會元約朝旨特賜
允從遵孟子樂天之言稽虞舜舞干之德天下幸甚又

言司馬光陳棄寨之策及後來換易生口降賜封冊臣
實與議昧者多為不然朝廷力行浮議方息令與西夏
思臣定體惟分畫地界所較不多若去城寨二十里番
人無厭亦可理諭又肯依從臣恐邊將貪功生事將城
寨二十里外聖恩許給或向來用兵時不曾保據之地
指為要害却將築城占守虧朝廷大信敗國家前謀不
可不察或謂番人無厭必更邀求以祖宗兵勢國力尚
因德明歸順賜以數州加國主之號安民息戰不以小

利玩兵后彼國服從何嘗更犯而況令所指利害絶小昔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為面謾武夫邊將之言多若此類令可為鑒已而西夏遣使入賀坤成邊議復講御史中丞蘇轍奏曰西夏輕狡屢叛為患莫測詐言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議始謂地界不可復議而賀坤成使當不至矣今日天誘其衷使已及境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造絶招懷計可復施此中國之利也臣恐朝廷不于今日窮究必俟

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聞熈河近脩賀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蘭州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夏人因此猜二不受約束其怨毒邊臣不信朝廷之言可見矣徒以歲賜厚和市至優勉脩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稍有便利豈有帖然不作過哉惟朝廷之于西夏捐金帛裂疆土一無所愛累年于兹矣熈河帥將不原朝廷之心僥求尺寸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熈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第龕谷果莊疑懼遂舉大兵

攻擾一路至今未復令既城質孤勝如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與果莊事同如此則曲在熈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為患從來遠矣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取靈武怯不敢入以此塞責自是築城積兵治械積粟勞費天下千萬為計好事之臣因不惜遺力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不患無食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過河築城皆所為保障也從來熈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况築堡致寇無疑而

朝廷恬不為怪坐啟兵端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遺利矣若夏人背叛其患比不耕何啻百倍故朝廷宜辨利害之輕重有所取捨况蘭州邊患稍息物價少平比用兵時何止三分之一若忍此勞費磨以歲月俟其夏人微弱决不敢爭乃議脩築似為得策不知邊臣何若如此忽忽也若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而必叛用兵之後不敢招來勞耻必甚今敵人強則畏之弱則凌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時西人雖遣使然且聚兵謀犯塞純仁

復上奏曰臣近入劄子爲夏國分畫地界未定恐邊將失信復致用兵所陳利害頗明近伏覩樞密旨揮及諸路關報西人頻侵漢境或聞邊將乘此希功恐秋涼再患臣夙夜過憂不能緘默伏見陛下與司馬光等謀定大患令爲邊將鄙論沮害遠圖前捨已成四寨換易生口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令傳聞復留兩堡不可守之地再起事端葢今日斬地邊臣多于昔年生事黨類若不早悟恐蹈前車夏人進貢在庭若所請不至乖悖望賜

寛納或令押伴宣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若邊臣未達
朝廷詔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朝廷相度旨揮然後嚴
戒邊臣分畫地界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端雖番性貪
婪必亦難生怨叛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居無何夏人果
引騎五千攻毀質孤勝如二堡而去朝廷以直龍圖閣
蔡康直為寶文閣待制知熈州召還育為侍郎蘓轍謂
育措置乖方召還賞罰倒置乞與种誼种朴俱貶又謂
亦不可帥熈河奏曰先帝始開熈河本無蘭州及李憲

違命創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言無質勝蘭州亦不可保展轉生事盡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閒若不創端無以邀求爵賞此邊臣常態自古通患若試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新屯兵甲多少夏人若重兵掩襲勢必難保既克二城乘勝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令不究其實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若因此不順外脩朝貢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逞邊寨之攻恐二寨地利未足償此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此故也

先帝綏御西蕃棟戩老而無子趙爵忠其族子也常遣黄履多持金幣以純忠見之是時聖意葢有在矣事既不遂而棟戩遂為阿里庫殺阿里庫棟戩家奴棟戩之臣如果莊温希新等皆有不服之志實一時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權納純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大臣計不出此遽以旄鉞寵綏其簒奪之臣使假中國爵命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不堅自是外脩臣節未顯叛迹而育等欲于此時復舉前策葢亦

踈矣諤昔在先朝以輕詐多敗少成先帝所薄令誼朴
與諤無異誼于頃歲偶以勁兵掩襲果莊以此自負西
蕃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
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憂矣兼聞近日
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本無朝旨未有住處却
則于彼為叛必被屠戮若據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
廷曲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恐朝廷之憂未艾也
借使阿里庫結連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盜邊勝負未决

此時大臣不敢任責使聖君聖母憂勞帷幄之中雖食
議者之肉復何益乎所謂阿里庫决不可取者此故也
二事皆國安危邊臣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願
陛下黜此三人外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
懷内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宜速行者也然
熈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欲招納平帖非得良帥未易
可也康直須緣權貴節制秦鳳邊面至狹號為無事
康直前冬無故脩城致夏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懼不

興工妄以地凍請于朝廷役既不成夏兵乃去既無靖
重之畧當熈河揺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弭也
要須徙置佗路更命熟事老將領西河仍賜成勑使知
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則邊患庶幾少息矣詔育仍
知熈州康直為陝西路都轉運使蘓轍愈為不可三上
疏爭之太皇太后雖以為是大臣每固執轍事中止至
是秦鳳路提典游師雄具言西人入冦勝如堡雖有三
人中傷緣巡檢紀守義執西賊四人及有横控地道由

此保全勝如質孤堡廵檢王享不能預為守備詔享降一官展一期收紀守信特免責罰育誼並特放罪後夏人數犯勝如質孤穿城縱火竟敗邊議云

熈寧元祐議役法變更　淮海文附

余靖初罷中丞復歸翰林成都進士李戒投書于靖獻役法大要謂民苦重役不苦重税請增天下田税錢穀各十之一募人充役羡餘猶可助經費明公讜言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俱富靖辭以去職時韓絳知成都戒獻

之大以為然入為三司使欲奏行之未幾上即位緈乃
言害農之弊無過差役餘未易遽數望以臣奏下哀痛
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辛未詔曰農天下
之本也祖宗以来務加恩養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
然數年于茲閒因水旱頗致流離推其故殆州縣差役
仍重勞逸不均喜為不急之務以奪時害財故也愁痛
之聲上干和氣深可傷憫令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
軍如官吏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委

任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則農者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實始乎治四年也秋七月詔中外臣庶限一月條陳差役利害實封以聞乙丑龍圖閣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詳定中外臣庶所陳差役利害

熙寧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諫院吴充言陛下令念本務未舉農政不脩令臣條奏臣謂鄉役之中衙前為重上等民戶被差曰官吏籍記杯器匕筯皆計貲產定數以

應需求勢同漏卮至有家貲已竭逋負未除子孫既没鄰保猶代是以民間規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避户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望敕中書擇臣庶所言利害以時施行及詔令中書及韓絳同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與言安石以為善僱法遂決四年五月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關差役不均欲平一之然聞幹其任者唯務歛多而行峻至天下不盡曉朝廷之意將以為率其剩者官取之不可

不言也戊戌東明縣民以縣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數百策王安石既諭令退遂白上曰知東明縣賈蕃范仲淹壻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不可用上然之因令究東明事庚子司農等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遂見卿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錢多願依舊充役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如不願納錢之人除從来不當役年月令條認本等役後年月至則赴官充役更不令納錢上初疑官户助役錢少安

石曰官戶坊郭取役錢誠不多然度時止可如此故紛紛言不然在官者作意壞法進為異論坊郭等戶糾衆打鼓截駕遮執政恐陛下不動心楊繪言助役不便陛下沛發𦍒揮令取問民間之願否而兩行之又指陳繪言為不然上諾之丙午王安石言役錢文字上以為民稅已重坊郭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第更與少裁無害安石曰今稅斂不為重但無兼并侵年多耳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權安石曰兼并惟古大聖君能之所謂兼并

者皆豪傑有力之人議論足動士大夫者也令制法但因人所便未足操制兼幷也六月楊繪又言助法難行具說有五民難得錢一也近邊州軍姦細難防二也逐處因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非人盜賊難止四也專典僱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議防五害然後著為定制又具録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且曰臣情狀已具四奏劉摯又言臣近言論助役之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曾布劄子條件詰難令分析者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

事盡于前奏可以覆視如以臣言為非即則貶黜之而已臣言亦不過十害者是不復條陳也然至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分析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誤法以蔽聰明耳今陛下謂天下之勢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未安治則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精勵而天下未安治也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以望太平自以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天下無一民一物得

所者蓋青苗之議起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充而均輸法行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章河之役作章役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度田也費大而不效又省并州縣也諸路皆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其財禁門之側斧斤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登政事堂其征利也下至歷日而官自行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古之賢臣事君之道必馴致有漸

待人後成設施皆有次序令數百事交舉並作欲歲月
變化天下使者旁午夅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
外至于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小猥瑣者取之為
可用守道憂國謂之流俗敗常擾民謂之變通能附己
者不次而進之曰擢才不可拘者為名而斥之曰行法
凡政府謀議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一屬掾曾布與之
論定同列預聞乃在布後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孰有
係國體而大于此者祖宗舊臣則鐫剌鄙棄去者殆盡

百年成法則剗除廢革存者無幾豈不怪賢士大夫比歲引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軋已者權可保也去異已者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令日執御天下者是已所為而陛下又將任以聽其伸縮也奏至王安石曰所奏前後令並不分析于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為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監倉後兩日以繪知鄭州十二月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

蒙獨爲不便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五年十二月給
事中李中師前知河南府時朝廷初令民出錢免役中
師率先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市中師籍其戶等令
與富民均出錢希司農意旨多取寬剩比他處獨重洛
人怨之中師厚結中貴庚寅詔入爲收郡使七年詔定
州民有賣屋未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其實
以聞安石曰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如此緣官
吏行法必多不均之處然論事有權須問從前差役賣

屋賠填者與令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見六月初免役之法行也民以貲産出錢時曲陽縣尉呂和卿首較縣戶之高下役之輕重第為數等令定師李肅之深善之未及行和卿以憂去至是參知政呂惠卿領司農寺乃取和卿議為手實法和卿惠卿弟也乙夘司農言曰五等簿書手所供多隱漏不實煕寧勑但删舊條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無文可守承前建議唯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其法最密貧富無隱誠造簿良法也詔送編

脩司農列司惠卿又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于簿法不善按户令手實者人户具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勑造簿五等用野居民若户長豈能詳知其貧富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决此不可用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户自占家業如引落郎隱產賞告之法庶得其益既而手實法歲以簿式示民令供而第價為五等隱者許告三分充賞中丞鄧綰駁其議諫官范百禄亦論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且令手實

之文而未行蓋使人自占必不實告明許訐人為仇怨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不報既而法行害及鷄豚民不勝病也冬十二月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役錢以鄰近主戶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輪置甲頭催納一稅一替逐甲置牌籍姓名于替目自相交割縣不勾追衙集役使從之

元豐三年二月判司農寺李定等乞開府界諸縣鄉村第四五等戶敷出役錢不聽四年六月判司農寺舒亶

嘗言役法不均責在提舉上曰提舉未可責也近臣有自陜來者欲盡蠲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衆擎易舉上户民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户則不均甚矣古謂均無貧朝廷立法但欲均耳更可講以聞八年八月户部言見准朝旨脩完諸路役書諸色役人多寡或行添減并支酬雇直重輕未均並據逐路相度到事理脩入令欲乞將諸路敷出役錢元額于役書内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寛剰不得過二分餘所貴稍寛民力從之十月

知安福縣上官公立獻書言免役取民之例從之詔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耆長計第三等戸長等第四等戸上應募第給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戸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

元祐元年正月劉摯言助免役之弊以定州安喜一邑為證戸部准勅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戸長承帖人代壯丁并罷看詳所募耆戸長若雇募即慮所斅支少

應募不行無壯丁舊既係第四等已下舊不出役錢只輸充更不支雇錢亦慮難以雇募無慮諸路提舉所司州縣為見令降朝旨並創雇無慮募却于人上更斂役錢欲乞應府界諸路自有輪差及雇人去處並乞依元法如有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施行又言並廢州縣雖省役錢以為封樁利然酒稅額虛失者不可勝計詔並廢州縣令諸路轉運提點刑獄等司同度合與不合併廢以聞先是司馬光言陛下詔羣臣民各上封事無

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公患無疑也臣今愚計莫若直降勅免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依熈寧元年前舊法人數委縣令佐親揭五等丁産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熈寧見行差役條貫刋印頒下諸州尚慮天下役人利害各有不同乞勅外更指揮行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牒下諸州縣委縣官看詳務在役法曲盡其宜司諫蘇轍言司馬光乞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請旨依奏施行切覩司馬光劄子條陳差役大事已得允

當然其間不免踈畧及小有差悞執政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光所請行大意脩小節然後行下但畧錄劉子前坐光名後坐聖旨依奏自今以往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動揺大議願陛下但觀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有何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弊耳目厭聞即可行可罷不待思慮而决矣監察御史孫升言陛下即位以來因舊臣正論復行差役舊法其間不無窒碍理當委曲斟酌惟以便安公私為務伏望早降旨揮諸路轉

運使戒勑諸部咸體朝廷因民所欲恵養元元之意庶
祖宗成法早獲就緒初章惇言司馬光欲罷免役行差
役事雖已奉旨依奏臣反覆看詳其間甚多疎畧大抵
光所論事亦多過當惟稱下户無不充役令一例納錢
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于官上農之家多有不過庄田
穀帛牛具桑柘而穀已愈賤此二事最為免役納錢利
害要言然初朝廷自議行免役之時為時所遣使者不
體先帝愛民之意成就法意之良令日道是更張脩完

之時理當審詳臣謂不若先具此意申勑轉運提舉諸
州縣各令盡心講求預具利害擘畫次第俟朝廷遣使
逐路措置則遠不過一二年間天下役法措置已周及
曲盡其宜生民蒙澤上成先帝美利下興無窮大利與
令日草草變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利害相遠萬萬又
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法一日不罷一日有害如役法
熈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差代雇當
詳議熟講而止限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劉摯言今

改免役為差役仍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病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當徐調治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事件張皇鼓扇伏望陛下及太皇太后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𥘉輙言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大綱已得允當其節目疎畧未可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脩完乃詳若不窮究首尾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乞朝廷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于今年內催促諸處審議差役確可無弊然後令冬迤逦

差撥起自來年使鄉户一則差役條貫得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已納税錢一年雇役民力舒緩進退皆便始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依奏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風旨苟欲媚光非實事也故蘇轍首言轍疏在前尚書吕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其間不無疎畧若博採衆議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必成令章

惇上文字雖亦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氣專欲求勝

早來部堂三省樞密會議章惇安燾大段不通况役法

元不屬密院若論議不一必是難得平允望陛下詳酌

或選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奏聞乙亥詔差呂大防孫

永范純仁專一以聞初范純仁自慶州詔入純仁素與

光親厚聞光奏復差役法純仁曰法固不便然亦有不

可暴革益治道惟去太甚者耳乃言于光欲且議緩行

先于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漸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騷

擾法可久行光不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柬示之曰蒙示奏稿足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而熟道則不擾亟行疎畧則擾民公既知純仁不欲速而示以益堅之利益欲使知罪而默耳默默何難不止難默亦可賛公使公喜而自容于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貴也何用白首強顔于此媚公求合哉光亦勿聽始范百祿言于司馬光曰熈寧初百祿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

衞前數百人民甚恍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為法之害令第減出錢之數以寛民可也光不從又議州縣吏因差役求賂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幾為民害遂已之王安石在金陵聞變法不為意及聞罷役法失色曰亦罷至此乎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閏二月詔仍

令逐州縣出榜許舊来係納免役錢令呂大防孫永
韓維范純仁進對太皇太后曰役法大事自来出役錢
下戶不易卿等各宜仔細仍辟屬官六員曾歷知縣差
遣者又令差役法論求見成者許諸色人中陳逐路看
詳更改閏二月朝旨勿行從劉摯王岩叟朱光庭王覿
之言也蘇轍言近奏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
當其疎畧差悮有五其一衙前之害熈寧前破敗人家
甚如兵火天下苦之先帝知之救弊免役法勾收坊場

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人以坊場錢為患難酬獎其二坊郭人戶熙寧前有科配之勞新法始與鄉人戶並出役錢免刺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指揮據見今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用其三新法以來減定諸色人皆確合數行之十餘年無闕即熙寧前舊法人數冗長虛煩民力其四熙寧散從弓手等役常苦接送極為勞弊其五州縣胥

吏募雇充役不請雇錢如願即量支雇仍罷重法亦依前坊郭坊場等錢内支如不足即差鄉戶詔送看詳役法所劉摯言臣見章惇向以附會安石遂塵政路近陛下改免役復差役人情上下莫不為是而惇欲為非敢建異論沮詆聖政蓋寧負朝廷不忍負安石故惇不去不足以安廟朝成善政伏望正惇不忠之罪罷黜之蘇轍言臣近奏蔡京施行差役法故意擾民以敗成法又言臣近論列蔡京施行差役中不依聖旨申請防碍事

件挾邪壞法章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事見委任臺諫門三月

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

用數定差令夏科錢住罷更不起催官户僧道寺觀單

丁女户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夏四月中書舍人蘇

軾詳定役法軾言臣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寛剩錢不得

過三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為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

然行之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十餘萬先帝聖意

固自有在愚民因謂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今太皇太

后皇帝陛下所宜追探其意還于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與長世無窮之利今欲盡罷寛剩錢將来無計而併官地數目不多見在錢雖有三十萬貫石而兵興借支幾半臣今乞于内帑錢帛中支還兵興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止于河北河東陜西備邊三路行給由募役法使五七年役減大半農民完富此無窮之利也五月蘇轍言臣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旨許州縣相度妨碍揭簿

定差亦無限日而京違旨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依舊法人數于數日内差撥了當欲擾民以沮成法又言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役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喜而以為差役一行民無事矣臣愚以為免役害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令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切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役家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雖欲侵那無所措手令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

入州縣已自懾怖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生心妄意復行差役百擾復加聞諸路此弊已行恐稍經歲月役人困苦必反思免役之便其損聖政不細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史庶政知朝廷愛惜鄉役與神宗朝愛惜雇役無異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督察有犯不赦庶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害天下蒙澤矣七月穮軾言臣奏乞罷免詳定役法聖旨不許軾意差役法必當改不

當于雇役實費外多取民錢若無多取民錢亦足利民嘗白司馬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不許軾盡言耶光不悅而罷劉摯言朝廷忌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役法天下知久矣造法始施倉卒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為招募之法而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舊制施行未曾屢月變為青苗法後又詔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令行如初此二大事也四方拭目以觀

盛舉而反復二三何以使天下信之臣望熟計出令度可必行而後行則至其終也可及矣伏望降旨揮截自某月日應役人除衙前許招并使院職級弓手截級存留曹司庫子之類充役人名外其餘如敢尚支雇錢者並以故違條制論罪庶役法早得完就無使小人幸其不成八月蘇轍言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勅詳定役法所議速定或雇色額及官户寺觀單丁女户等敷出役錢則例先次序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

者候諸州申到定奪衆敕批送詳定議法所臣看詳所
奏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户寺觀等
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知定法不敢惶惑又王
覿言聞諸路州縣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户數少
役差不足者自令雖次第人户相兼將来年滿難得人
户承替及雖有人户可作三處番更休充役人處亦是
經隔年歲不多中户應役既頻則力必困議者患之臣
謂不然蓋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先會一年

雇役及寛剰錢數然後賦于民也賦民者不可無法而且欲均又必會民家業多少爲緡錢而筭之其槩曰一州雇役及寛剰歲月錢若干州民家業若干即家錢每貫歲出免役錢若干而錢計足矣法雖如此而民財足不可得實州縣又有先集等第人戸使各認逐戸合納免役錢數則足歲計矣然後令供通家業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若干令其歲納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彼人戸乃具狀析家若以合納免役錢之數

則家業得其三者又加少也既定錢之多少所謂等第無用而等第之行又不可廢苟州縣徒用前日不用等第而差役人則人户可應役者至少何足怪耶愚謂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户稍多得以更休不困須告諭天下郡縣使重定等第令頗得實則力均而不足患矣伏惟叅酌施行侍御史吕陶言人户貧富高下不均若不頻差上户則無以寛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户多處以十二年少處以九年為率分二次總計合役之數均匀定

差如有一貫稅錢于九年或十二年合差役一次則二貫以上差兩次逐次各一人其錢多則又增新差之役然于九年或十二年内三次差役不過五六人謂逐次各差一人即非併差五六人仍令私自雇人祇應乞得此奏付詳定奪法所癸未呂陶言昔嘉祐之差役從寬而條禁大畧貪吏滑胥辛農夫之在官鋭意侵漁人甚苦之熈寧免役止令出錢官為僱募凡侵漁農夫者一切有禁然有司赦文過重民間錢貨遂至乏絶陛下深卹

元元復行差役臣謂法不相須則患有未至旣以嘉祐制差之而不以熈寜令禁之雖無近年役錢之勞復有昔日應役之害伏請申命有司嚴責期年不候諸路役帳齊足疾速裁定以完差役之法王岩叟言役法不便者六條二年十一月尚書李常言熈寜以來變差役之法俾税户悉輸貲募民間而役之旣久而民力澈故復議差法少通古今以成書付户部使推行矣夫四海之廣萬世之移風俗好惡旣殊而上户富安下户匱乏富

則以差為病難復均齊畫則以力為宜利久休息不可一法治也輒求差助二法隨時上下所宜條叙梗槩若使民而可久也伏望聖慈付之有司加議或上裨聖政之萬一三年二月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官數人主其議必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闕者故人畏不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張行者述之從孫也言神宗議納役錢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于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亦納于是便為免役其慮深矣今

廢而復差上違先帝貽謀下咈元元安志豈曰述事乎易言差役下戶一年所廢有用數年役者有用數十年復有者其等漸降害愈深殆非聖人裒多益寡天道弛張之義又言臣恐行者以為有心于改法無心便民昨日改之為天下之民無容心于其間可也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勵以聞乃止詔差役法內有未便事令王巖叟韓琦與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安世言令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狥浮言安有變易六月蘇轍上疏曰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後出賣坊場以雇衙門民間不復知衙前之苦元祐初務于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錢民

出犄前之費四方驚顧尋知不可施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脩完而去年之脩復行差役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户以差役而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又熙寧僱役法三年人户並出役錢上户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中等既自差役令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中等則反爲害故天下思雇役而厭

差役令五年矣此二事宜因弊脩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六年九月鄭雍言元祐復差法一經六七年乞朝廷擇監司知州召詣三省令親受朝旨先從一二州召諸縣令長採民間役法利害與監司長史叅議名為一州一縣法七年九月三省言令檢諸路助役不敷每年支止及半致狹鄉縣分差役頻併當職官吏不體朝廷法意務為占吝不切雇募以寛民力令令諸監司州縣依下項畫一旨揮行一差役人戸三等以上戸空閒四

年等第四等以下戶空閒六年如不及逐年限即據所
缺役人雇募如本路役錢支不及二分空閒年限不雇
外並許役人止三等戶貼雇令空閒及四年下三等戶
並貼雇令空閒及六年本縣計逐等合役人戶除空閒
年各合差若干戶充役不足合用若干人定二額差者
役滿卻差人承替雇者有闕募人填闕後來戶口升降
差雇不齊且依舊額仍限令旨到日令佐據合雇人額
行募仍州縣先從重役替放先入役之人如無令雇州

役便雇縣役其州縣役若本不足即依近旨差次一等
此本等内下戶物力及七分以上不以籍為定如次等
無及十分只以本等空閑一年一應鄉縣役人除已雇
衙前守分外其輪差已依舊除雇到州縣役即未得開
落別項聲說一官雇者弓手先雇曾充弓手人不足有
武勇行止人充役雇者准此一壯丁于本村合差人戶
依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一替除已本等應付他役
外如村有四十戶差壯丁之人本村丁二人處每年四

戶輪應十年遍週復始一州路有狹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申提刑司依條那移助役寛剩錢不足申本司乞支坊場河渡剩錢謂支衙前雇食支酧綱運接送人等錢外剩數據每年合用支酧等用錢數十分為率每年留二分准備衙前等支用錢千貫將剩錢五年留千貫更不椿留又不足申戶部依此那移别路逐免剩錢助役錢依舊每年存留一分如見今已有寛剩及自來積錢數自便作五分椿留有支遣即填補一應差軍接送

係代雇錢役人者以用過軍人身分請受歲終令提刑撥還轉運司餘依舊條一應重役人口合行替放應募依舊在役請雇錢者聽一應後募到役須有產稅不得募瘡贖曾犯刑人及諸工藝人並召有産二人委保人不過舊募錢數一衙前如人户願依陜西鎮戎德順軍熙州衙前法以官田充募者聽其官田合出租課即以坊塲河渡錢撥還所屬詔並依先次施行元祐于役法留意如此不久復為紹聖所壞甚可惜也

秦少游進議有曰役法之議不决久矣

有司閱四方之牘羣制優柔相視而不斷者二年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確定可服人情傳萬世不弊也所以然者無他士大夫偏獨各有係吝不能至公為心耳夫役法者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吏胥徒之士數年一更然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等囷倉竭于飛輓資產破于廚傳執事患其敝變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身然平括至于室

廬檢括及于車馬裒多以為寛剩厚積以為封樁弊又甚于差役矣葢差役之法不弊免役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議不興士大夫用于嘉祐前則以差為是免為非用于熈寧後則以免為得差為失私意揺于中公議遂移于外嗚呼豈特二年無定論哉雖十年而不足怪願詔有司毋牽于故新之論毋徇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可用于今者别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熈寧之臣皆黙然心服矣丁未朱勃言免役之法利害詔送戸

部看詳役法所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
年民苦差擾議者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法詔府
界諸路復免役法仍自旨揮到日為始閏四月權荆湖
提刑安惇言差役法行九年終未就緒望復熈寧舊法
令民均納役錢詔送户部看詳役法所五月張商英言
梓州路有職官張行者元祐中上七十疏乞復免役法
省符再下轉運司取責誠勵臣不曉户長部貳輒敢塗
塞中外耳目請究其人原情議法罪樞密院言户部看

詳役所申諸路復免役法未審合否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寧舊勅施行

紹聖三年五月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法令在官之數與其直果不過民出錢者果無不均之弊即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法歟曰大綱立而不能無損益者衆目也數省直輕民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伏望博採羣言無

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便于元元無不均之患裁為成書以貽後世則先帝之烈如日月光明矣惟陛下詔二府之臣議焉翰林學士詳定重脩敕令蔡京言孫諤所言役法臣詳諤言以為元豐多而重元祐省而輕多不若省重不若輕則諤謂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而又文其奸言以為隨時損益者妄也先帝勞思因時制宜其輕重省多講之甚熟行之如何而不如元祐乎元祐之人詆訕誣罔忠臣義士所當共嫉而諤于陛下追紹之

日故為此言臣切駭之伏望留神加察詔孫謂罷左正

言差知廣德軍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卯庭滏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謝錫位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五

宋 彭百川 撰

熙寧元祐議論青苗

皇祐五年三月命陜西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觧鹽代范祥也時參轉運五年矣自軍興戍兵苦食不足參視民缺時令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麥熟則償謂苗錢數年兵食有餘後青苗法始諸此

熈寧二年王安石事變更法度九月三司條例司議行青苗法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督漕陜西奏乞度牒僧數千為本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議合至是請先行河北丁卯三司條例司言欲以諸路常廣二倉粟貴發賤斂如陜西青苗法仍取民願庶農不至闕食赴時趨事使兼并無以乘其急從之十一月司馬光進讀畢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士大夫洶洶皆為不可光曰朝廷散青苗茲事不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富室則害民

縣官為之乃所為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和糴河東糧草以給戍兵至今為膏肓之疾朝廷雖知害民用度不足不能救也臣恐青苗之害亦如河東和糴也呂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三月春詔諸散青苗錢無得抑配違者置之法學士范鎮言常平倉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異也青苗乃唐之衰不足法也且陛下疾富民多取而少取之猶五十步笑百步耳惟乞觀天地之便罷青苗之舉右

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廉近至京師倡言取三分之法又聞制置司欲行于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行仍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廣廉初在河北行之民喧然謂不便而廣廉入奏稱民間歡呼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庚申提典開封府界縣事呂景言人戶見倚閣貸粮五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呂提舉官戒諭之先侯叔獻屢督景散青苗錢景以畿甸課利無有羸餘例司

又別以買陝西塩鈔錢五千萬為青苗錢而景復是奏
三年二月朔韓琦言淮南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
牒給青苗事臣以國家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使
民受實惠則四方孰不欣服詳熈寧二年詔在優民不
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
先王散惠興利益民之意也令自第一等而下三等以
上坊郭户有物業抵留者依青苗例支借是官放息錢
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相違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

上戶見官中户散錢誰不願從本户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又轉運司和買等色納捐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青苗錢自制下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配則上户必不願請近下户等雖請必難催納將来必行刑督率及勒干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事况舊債未償及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本故能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不然

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許科次催還連兩
科灾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失陷其害
如此更望聖明博訪如臣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委
提典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
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朕初謂可利民不意乃
害民如此王安石勃然進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
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也曾公亮言坊郭不
當俵錢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

安石曰抑配恐有之然俟此嚴行絀責則弊自絶先程顥言成都不可置常平安石極以為不可曰臣論此事已數十萬陛下尚疑如此事事為異議所惑天下事何可為之曰要須盡人言翼日安石稱疾不出安石視事主青苗議見安石門司馬光論青苗見新法門趙抃悔不罷青苗見安石門甲申以韓琦論青苗奏付條例司李常言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備給納之費虛認貫以轉二分之息上閱常奏問如何處置安石曰令分析是何州縣如此公亮

升之皆曰諫官風聞言事豈可令分析公亮白安石但欲令已議論勝耳上卒令常分析己酉韓琦言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使為大名府路安撫使從之竇安石怒琦沮之也時陳留亦不敢散錢知縣姜潛稱疾去官上復趣司馬光入見光言宜早收樞密告敕從之三月光移書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四月李定權監察御史裡行定素與安石善孫覺歸自淮南薦定極口因召至京言青苗之便安石喜遂薦于上乞召對謂

曰君上殿當具為上道此及見上果問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批付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為無此例固爭之乃改命不撰李定詞頭見官制門三年十二月開封府判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久為監司乃知青苗法便也對曰青苗唐行之于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瞻不應由是不留京師瞻時出使未還也

元祐元年三月朱光庭言臣計天下青苗錢數昨來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欲乞將一州見數監司斟酌諸縣戶口多寡並用收糴存留斛㪷凡豐年添價以糴小飢減價以糶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相度收糴數目以聞夏四月王岩叟言覩聖旨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刑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搢紳議謂朝廷復此法遂免出息二分矣今見四月二十六日勑旨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中外莫不復疑

朝廷以利為事豈以青苗之法皆主助息以助用耶主于惠養百姓耶主于助用則無可言者主于惠百姓則十六年于今但見百姓日陷困窮而不自知伏望詔有司罷之天下幸甚五月御史上官均言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平糴之法為萬世之通利六月蘇轍言青苗害民朝廷所患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疑朝廷求利此臣之深惜也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詔天下青苗自後不復支散王覿言神宗臨御之

初柄臣建議廢常平法散青苗錢縉紳公論咸以為非
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聖明乃奮獨斷令取常平錢
斛存留一半此見先帝常平法不可廢也伏願罷青苗
依今年二月九日勅行常平法以成先帝之意劉摯言
令覵惠卿責降則制詞有首建青苗之語夫以建議者
為罪則是朝廷知青苗不可行也伏望復行常平以幸
天下秋七月蘇轍入言臣近奏乞罷青苗錢乞盡將臣
僚前後章疏酌行八月司馬光劄子乞分等糴糶其後

王岩叟言臣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疑未便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勅新降朝旨別行頒降庚寅劉摯言臣近以惠卿責降告詞肖建青苗之語而青苗法未罷曾具論列不蒙采納望依今年二月勅文依常平舊法施行王岩叟蘇轍朱光庭王覿言臣等屢奏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如衆論必以罷為是乞早賜斷以慰民心如為非乞顯行黜責以懲臣等妄狂六月司馬光言青苗

錢害民極多臣僚上言前後非一令欲遍指揮下諸路提刑司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舊欠二分息盡皆除放詔從之初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議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旨揮蓋純仁意時光在告不預也已而召諫共言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轍又繳奏乞罷之光始大悟力疾入朝對曰近日不知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散岩叟等所稱大臣實

指純仁也録黄中書蘓軾奏曰臣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青苗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月攘一雞之道熈寧之法本不許抑配令雖復禁其害猶在又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㑹酒務設樂賣酒民至有徒手歸者每散青苗酒課暴增此臣親見而為之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男女溺水自縊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使斯民快一時之用而不慮日後催納誠非良法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恵民之外官亦少利何用

二分之息以貫無窮之怨臣深惜之欲乞旨揮今後更不給散所請過錢户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科隨二稅送納庶農民息肩以免後世譏議所有上件錄黄臣未敢行下十二月臣僚上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糴糶意欲常有蓄儲而户部請不收糴年計失朝廷養民之意乞諸路運司合糴年計並無先次令常平收糴從之

熈寧元祐議論市易

熈寧五年三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乃可以為天下于是中書奏在京市易務監官二舉提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遇客貨不願賣入官者許務中投賣勾行人與客平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並不抑勒若非行人要物價實可收蓄變轉亦

委官變轉收買投時估出賣不過取利故降是詔戸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庫錢百萬緡為市易本其餘用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初三司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計較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覔察申三司隨置以法御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御史劉孝孫言此則見陛下寛仁愛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此為聖政臣謂此乃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為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

即是紙鋪孫家所為五月呂嘉問言泥內酒坊等處連三竈歲省柴四十餘萬推之一縣省三十三萬斤約諸州歲省柴錢十六萬緡先獻連三竈法王靖變更三竈法常震並乞充賞詔王靖遷大將減磨勘五年常震不理選限試國子四門助教仍賜曹州酒坊錢三千緡七月詔在京商稅院雜買場雜賣務并隸提舉市易務閏七月先是上批付安石聞市易極苛細市人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令指揮只依舊繼

宗元犂畫施行安石白上曰陛下所聞有事實乞宣示
上曰聞立賞捉人不來買賣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
嘉問曰至臣處不知果有此事是臣以聚斂悮陛下當
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無縁有此事容臣根究勘會
别具聞奏冬十一月上謂安石曰市易賣果實有之即
大煩細令罷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以民上為官司科
買所困下為兼并取息所若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
法供納官果自立法来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

舊官司兼并所費十減七八宮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比
皆逐人所供收及累驗事元如此陛下謂傷國體臣謂
不然上笑且曰買得果實比舊極佳行人極便行人皆
貧宜除放息錢安石曰比舊已各蠲息何須除放息錢
六年春樞密文彥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
損國體斂民怨乞寢罷令涉旬未行凡衣冠家罔利于
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堂堂大國皇皇求利不為物
議所非乎安石曰陛下近放百姓貸粮至二百萬支十

斗全粮給軍一歳增費亦數十萬緡天下孰不知陛下
不殖貨利豈所費如此而乃于果實收緡息以規利者
乎博所言遂寢不報六月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
職張吉甫為本界勾當公事辭以見為李清臣指揮以
方在降謫一旦舍去義所不安上嘆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吉甫陳義甚高賢于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安石
曰始聞吉甫極有幹才今所陳乃其私義朝廷取人正
當如此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清臣

自全多毀緣故上薄之七年正月遣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或云提湯瓶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且言提湯瓶令出錢必有人陛下何不宣示付所司考實如市易司非吕嘉問孰能守法不避左右近習非為嘉問辨以忤近習且此事臣親一一經理亦頗勞神正不欲背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也上曰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政或與近習相表裡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能興治

功者初嘉問提舉市易務挾安石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數言市易事及曾布向代爲三司使素知嘉問驕恣懐不能平及聞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意欲更張未得間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詔賜布曰聞市易務日近收買貨物有違朝廷立法本意可詳具奏布對于崇政殿具奏所聞上覽之矍然喜見于色謂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令上殿必自言遂留身曰市易事布與嘉問不相足布

所言既送中書是夜上批問安石恐嘉問實欺罔非布私忿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詔令與惠卿同根究市易司不便事安石意主嘉問不以布所言為是故使惠卿居其間也布既受詔同惠卿究市易事四月上批可令布惠卿一處取問上復以手札賜布令来對布即具陳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奸欺以聞及布對上慰諭久之因曰惠卿誠不可更共事時上意必欲按治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請畨覆盇謀變此事也上疑

焉故仍付兩人五月中書戶房比對市易司事及曾布根究市易違法事詔章惇曾孝寬就軍器監置司根究以聞後八日布對延和殿言戶房不同之故上以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獄朝夕竄絀自爾必不復望清光上曰卿三司使案所部違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為無罪不知中書意若何況臣與惇有隙令以惇治獄其意可見上曰有曾孝寬在事既付獄未必不直上慰勞曰卿不須如此自爾不復請對後八十餘日乃貶六月上批

提舉市司奏二年收息錢九十六萬餘緡累年朝旨已支九十五萬緡可契勘何日月指揮支往何處新本亦削去此復存之此可為歎八年吕嘉問兼提舉市易司安石言益自秦以來未有榷制兼并之術臣以為司能榷制兼并理財則令頒與不須不患無財提舉市易司本劉佐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司自來舉司不須條制且七八萬貫場務須付能者絳固爭為如此則廢法再拜辭位曰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爾絳曰

小事尚弗爭況大事乎卒罷劉佐絳就位元豐二年正月詔市易舊法所人賒錢田宅或金錢抵當者三人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納月罰錢百之二貧人無頼子弟取官貨不償積息罰愈滋囚係督責徒存虚數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帛抵當者減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以前本息外所負罰錢悉免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朞年半衆議頗以為愜八年四月又詔在京并西及泗州置貨等

場並罷中書省令年正月九日赦書内外人戶見欠市易錢物並抑所屬勘會元賒請本息等錢并已納見欠數目條具聞奏其息錢當議減放在京至今未見有司依赦以聞詔劉拯等赴御史臺置局磨勘欠錢大戶放七分小戶放全六月詔戶部提轄拘催市易錢物准敕除放錢外合納本錢特與展限三年八月戶部狀勘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當兼勘鎮寨市易抵當已准旨更不興置令相度除諸路州軍抵當收息簿可存留外

其州縣市易及餘處一切皆可省罷詔從之抵當原不罷但罷市易耳十一月兵部員外葉祖洽奏市易之逋雖有寛期之惠然民力已敝必無從出願勑有司檢察委無可出特放蠲之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呂嘉問知淮陽軍以孫升言市易法初行嘉問實領其事因上壞法故有是命閏二月錄故左侍禁李公度男适以公度監熈州市易收息緡錢十八萬有竒故也詔戶部應諸路人戶見欠

市易錢並與除放蘇轍言蜀中榷茶市易等見委郭槩體量事實而槩並不指言實弊如市易比較收息始因韓玠以靈泉為比務令多取息錢槩以伊叔祖韓縝任僕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玠不曾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玠巧説附下罔上情理難恕臣乞降旨先罷絀郭槩所有前件事别委官體量施行詔遣郭槩與差遣其賣鹽市易事令黄廉先次體量以聞己酉詔市易務見計置下準備外國人使收買之物五萬餘貫令據見數供賣

侯行計置令行人依舊供應其元豐四年西驛買賣令市易管認出賣朝旨更不施行又詔應内外監理市官錢在京委太僕寺開封界令提點諸路令轉運限一月各索逐户原請官本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及官本即便免放并坊場淨利錢依比以納過罰錢折填淨利外尚欠官本并淨利而業盡及無抵保或正身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以前積欠免役錢減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其令月四日旨揮不施行者從蘊軾奏也

七月蘇轍言乞將市易欠數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放已納及所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恩依此施行德澤廣及然聞京師下戶貧家初從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欠二百貫以下戶一例除放所放至多事亦均一臣究其説以人所欠皆出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錢數不多望乞特與除放或因將來赦書明堂行下或更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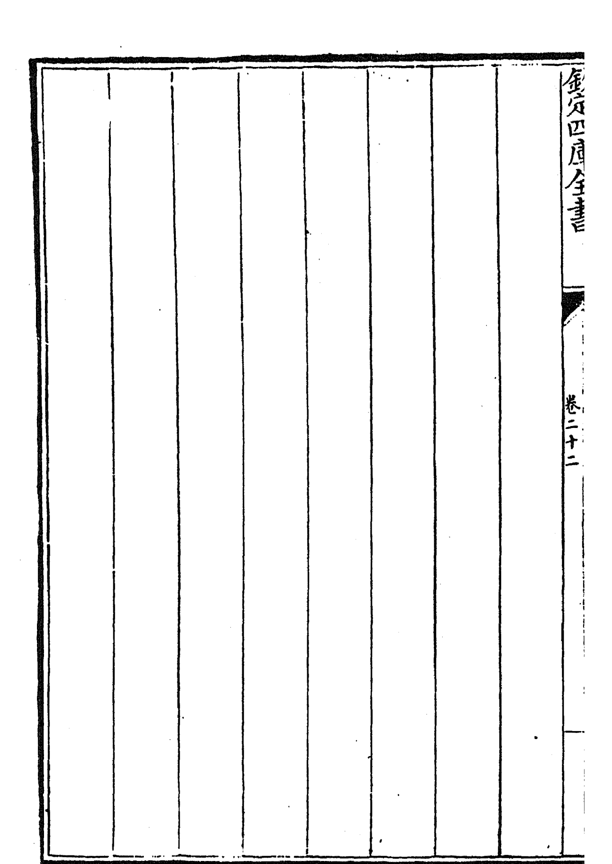
諸路則細民戴德社稷之利不可勝計闕内呂嘉問條創市易害民最深雖已責降尚有民社更乞重竄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劉子三道備録進呈如左八月李常言令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十餘萬貫散在各州縣貫朽不用初緣泉貨流通乃濟臣欲乞命有司議于州縣各宜平糴一司選人領之倣古平糴糶法就直如數公而斂之及其價騰裁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原價唯利農桑之民為先庶泉貨流通四海蒙福二年三月梁

肅奏言風聞朝旨拘收見欠官錢户産切謂不然命令一下民情驚擾甚負陛下安静四方之意也乞降聖旨恩寵此行展限理索以安百姓之心四月李常言朝廷自元祐来聖政所先慈仁為本愛育為務宜其和氣格天嘉應下浹而涉春以来時雨愆候上動聖懷祈禳脩省無所不至然小雨雖降終未沾足臣思今日人情尤鬱貧弱尚困唯市易一事自恩放除二百貫以来消減亦不多矣昔稱三萬緡今存四百餘緡矣昔稱百餘萬

緡令纔二十九餘貫矣蠲除者既見不少理索者獨為不幸窮困之情未舒臣慮和氣因未洽也臣待罪户部凡一錢之金一尺之帛莫不為朝廷愛惜今冀以蠲放為事者誠以上累聖政下擾至和伏望決之不疑奮于獨斷五月詔應官負緣市易增羨酬獎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勘人並免呂嘉問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吳安詩追兩官賈昌衡追一官三年三月詔罷賣市易司元豐庫物從三省之請也十月劉安世言新利路

轉運判官韓玠元豐中奉使蜀道推行市易法過爲苛急至使縣官躬使升斗未免凌辱陛下踐阼之初尚寛玠爲言惏刺朝廷尚以爲疑遂委别司體量時玠叔祖縝方爲相而提典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上是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後維執政玠所犯遂不窮治今遽復所司何所懲戒伏望收新命以允公議八年二月尚書省檢會市易欠負已降今年正月朝旨每保五百貫已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過三保其該除放人户更不

奏裁外其餘諸般係官欠錢物有一名少欠數科名者
總計名下逐窠名次數五百貫已下除放奉聖旨每名
各隨逐次依名數放除不得過三窠名其已該除放人
戸更不奏裁 闕



熈寧元祐議保甲保馬變更

熈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九縣保甲條制充選官于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序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勾管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几言近歲冦盜充斥公為民害令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

之他日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成然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比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為兵因鄉遂寓軍旅令邊陲農人則無什伍不知戰守之法上曰止是民兵未可待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募兵與民兵無異顧將帥如何耳四年三月上召臺府對資政殿文彦博曰保甲用五家為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為一大保則其勞擾可知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

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安石曰法制具在財用宜足中國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甲午上批樞密院命教閱而詞訴並下提點司按察八月壬寅廣南東路駐泊都監楊從先言本路槍手萬四千令排保甲若兩丁取一得丁二十五萬八千若三丁取一得丁十三萬四千自少計之猶十倍于槍手願委路分都監二員分舉教閱詔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其後戶自第四等以上

有三丁者以一為之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揮自
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輪一番閱習每三日一比試
事藝高者先次歸放李宜之請廢保定軍闕遣官相視
而衆入軍衛乞留額甚譁宜之以為遣官故縱其如此
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為用若如此不治
後不可用世京坐不能禁約故責及之保定軍卒不廢
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近司農寺兵部檢正立法臣等令
脩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七年詔開

封府保甲免本身夫役三月詔諸軍止令都總管司施行先是詔五路自安撫以下提舉諸軍義勇保甲歲取旨升黜而知大名府韓絳言諸軍責總管司外義勇等事即依令處分有是詔察訪使曾孝寛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馬一疋以備官買乞檢會施行戶馬法始于此八年司農寺言保甲之法客戶五家相近者為小保五小保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諸路皆准此行之

元豐二年提舉廣東常平林顔言今天下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之正豈不容姦而已蓋兵食于農藏武士于耕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乃詔廣東保甲隸以武士

八年夏四月樞密院言保甲兩丁之家見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當教人外并第五等以下田不及二十畝者聽提舉司審驗與放免尋五月詔府界三路弓兵保甲未行已前復置六月韓維奏保甲保馬之弊伏望詳酌施行六月樞密院言訪聞近日府界三路團教保甲多

因正長騷擾或廵教官指揮苛虐致小人凶暴陵抵犯法逐處提舉官多務姑息不喜州縣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舉發監司觀望不為按劾欲令府界三路提舉保甲司及州縣等覺察按劾施行又詔京東西河北陜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支價錢馬軍分目令府界并京東等路養馬指揮並罷又詔京東西路保馬法無定年限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妄有陳請期限廹急遂至騷擾先帝已甞降手詔詰責約束至今猶不能奉

行其兩路保馬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月並先以決年分之數又詔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楊景提舉京西路保馬兼保甲張脩並令乘傳赴京于三省稟議改廢其役詔京東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支配即還民戶變易納所給價錢秋七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保甲使人逐捕盜賊已有指揮縣尉及弓兵手級人數並令依保甲以前數優置其保甲不令管捕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畝畝白徒教閱雖熟

未嘗見敎與外國戰鬬詔書勑邊吏不得侵擾外界務在安静保甲的實有何所用農民不堪愁苦如遇明道之蝗康定之旱至和之水則為國大患近者羣盜王冲承保行刼又獲鹿縣保甲射傷提幹孫文以下凌上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路保甲保正長使歸農廵捕盜賊戸長催督賦税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若以保甲中武藝有成之人可惜使之歸即乞逐縣依沿邊弓

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三頃與免二税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樞密院令月六日指揮保馬别議立法范純仁奏初縁保甲子弟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来日數全少然未免往来聚集有妨農務或期約同保私閱為名不肯專一生業官私及父兄終難覺察臣今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分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為勾管八月詔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一日依義勇法太皇太后諭

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去法有不便于民

元祐議合祭分祭同異

元祐五年五月尚書左丞許將建議當講祭皇地祇事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當以聞六月禮部太常言奉詔議皇地祇祠典緣郊祭之禮國之大典乞與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官以上同議從之七年三月禮部言詔同議皇地祇祀典准禮中崔公度狀切見累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别行大禮乞用資政殿學士陳薦議依

舊合祭天地并從祀百神所自令決集議公度嘗言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漢武帝郊祀歌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禜皆合祭天地于南郊之辭周頌合祭禮之情也周禮時祭禮之文也令時難行即當依舊合祭並依祖宗舊儀為萬世不刋之典禮部又言禮部郎中葉祖洽議願朝廷復明堂五帝之常祀太常少卿盛陶太常博士張

獻宋景年議若祀昊天上帝兼祀五帝如舊儀得禮之變與祖宗大享之禮前後相成祀典無闕太常博士朱彥請季秋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取合諸經于義爲允本部看詳若宗祀明堂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以五方人帝王官從祀得禮之變本部緣未奉明旨未敢集議詔並令侍從官及禮官集議以聞九月先是吏部彭汝礪言准勅同議南郊合祭事是非益未有定先帝欽若承順天心罷黜邪說是正太常行之歷年中外禔福聖作明

述神明欣愜令何疑而欲更之也改命實非可顧惟朝廷慎之重之反之復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神靈之意于是翰林學士顧臨翰林侍講范祖禹等八人議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令三年一郊已非古制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親見地祇則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范祖禹又言初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

郊五真宗郊九英宗郊二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
惟元豐一年郊耳陛下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
合祭未為失也伏乞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吏部
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二人議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
經王者親祠天而地則闕焉亦非典禮神宗皇帝攷按
古議詔罷合祭元豐六年上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
太宗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命有司脩定儀注則
于承事神祇禮無違者伏請並依先朝已得詔旨施行

孔武仲等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權兵部侍郎杜純請于苑中設望祠位置爟火于壇所俟躬祠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爟火詔拜工部侍郎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申謝丕既曾肇又言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親祀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祇之祭此于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

以此為親見地祇之實則未也臣愚切謂合祭不可復
親祠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如親祠之
禮無不可為矣壬辰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翰林學士
顧臨等郊祀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時呂
大防言曰天地之祭自漢以来合分不一唐天寶後惟
天子親祀乃合祭于南郊國朝以来大率三歲一親郊
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
為常亦不可廢雖欲歲歲親行于本壇反不可得令令

諸儒獻議欲用禮官前說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不為無據但于祖宗權宜之制未見其可蘇頌曰令正南郊乞准故事蘇轍曰議者持合祭別祭二說各有所據神宗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今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禄言祖宗皆遵故事每遇南郊並合祭天地神宗以為圜丘無祭天地之理遂詔禮官考求典禮元豐南郊止祀昊天上帝配以太祖先帝所廢稽古據令未可輕改也甲

午再進呈大防言今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俟將来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百禄言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神宗皇帝元豐六年南郊不合祭地亦乃是復行先王典禮太皇太后曰非不知此葢為國是蘓頌蘓轍鄭雍皆言合祭天地自漢唐以来常行自古帝王受命之初未嘗不郊見天地翌日三省條具所議奏聞詔依令學士降詔戊戌詔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来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

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儀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令兹禋禮奠幣上帝裸鬯廟室而地祇天神久未親祀矧朕方脩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熈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貺之報俟郊禮畢依前降旨揮集官詳議親祀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以聞八年三月翰林侍讀學士蘇軾上

圜丘合祭六議畧曰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
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
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冬至祀天夏
至祀地葢以為用周禮也請言周禮以令禮之别古者
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祇者三
饗宗廟者四皆天子親祭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
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
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来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多其衛甚簡自秦漢以来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祭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

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室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武至以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恒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

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
宣王以六月出師克纘武功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
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歳常行之法豈可以
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
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
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彦
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
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歳歳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

来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者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百舍百衛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

乎國家養兵異于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歲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所知也三年一祀以疎為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于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

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祭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

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分祭天地决非令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于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祀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来天地宗廟嘉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

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之制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服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袒執更不論當合可與不可施行所貴

嚴祀大典以時定又言臣近奏論圜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為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為是故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令奉聖旨但令集議官集議聞奏切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决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説不相詰難非臣敢自是而

求勝也益亦從長而取通也范祖禹傳云朝廷從蘇軾之請令議者相詰難禹遂白吕大防曰當白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其相詰難必致紛爭失體于事何補也大防以為然但令禮官集議而已二先已送集軾又言乞須相詰難尋又罷集議豈用祖禹之言也夏四月丁巳詔曰

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于前文唯奠王親祠自裁成于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益乃補一代之闕文振百王之隆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

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禮神祇享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再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叅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事無可議斷自朕志恊于僉言祇率舊章永為成式令後南郊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官詳議詔詞范祖禹所草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二